



晋書

七



伊
1785
69



1735
69

晉書二十七

志第十七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太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已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更為表裏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

新定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由山田君
所購以贈
贈資一

圖書印

氏圖書印



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眚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爲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灾眚之說不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

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人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徭役以奪農時作爲姦詐以傷人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恠是爲不曲直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霧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

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
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
之象是歲旣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戍卒十餘萬
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常雨也

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顛等遇害是陽施不
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
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桓温入關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爲北藩
八月庾楷爲西藩九月王國寶爲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
殷仲堪爲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夷滅是其應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後所坐聽事棟中折恪妄興徵

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
滅於周易又爲棟撓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
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騶
爲匠作者六萬人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
曰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亂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都擊長沙王又及軍
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卒賜死此姦謀之罰
木不曲直也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
落此木失其性于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
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

其尸一說亦華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旂所以掛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敗

傳曰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桀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燿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灾初帝為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為

妃及即位不以為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女為后后本及微非所宜升以妾為妻之罰也

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灾二年四月崇華殿灾延於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灾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所禳之義乎對曰夫灾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灾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按舊占曰灾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誡今宜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埽所灾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蕙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逐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為名多弃法度疲衆逞欲以妾為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灾改作端門又灾內殿門者

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總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衆殄人峻授政於綝綝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孫綝始執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又輒殺朱異弃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災六年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韋昭盛冲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為內史驚擾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孫皓建衡元一作二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按春秋齊火災劉向以為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時皓制令詭

暴蕩弃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衆後宮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多矣故有火災一作大火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灾西閣楚王所止坊及臨商觀廳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灾十月庚辰含章鞠室修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火時有上書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故天變屢見竊為陛下憂之由是楊珧求退是時帝納馮統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官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灾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屐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萬人一作八萬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

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閭纂皆曰武庫火而氏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謐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張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縊殺太子也于寶以爲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遂廢后處之在墉城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來還位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起延崇禮闈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弃法律之應也後清河王覃入嗣不終於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此下陵上陽失其節之應也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灾火起與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濫炎妄起雖與師衆不能救之之謂也于寶以爲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是爲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灾也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師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內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吳郡災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灾石季龍大武殿及兩廟端門震灾月餘乃滅金石皆盡其後季龍死大亂遂滅亡

海西公太和中郟愔爲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烟蔽天不可撲滅此亦栢温強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師風火大起是時栢温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太寧火事同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

賞黜無章蓋有育才之名而無收賢之實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灾是月景申螽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灾于時朝多弊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會稽王道子寵幸尼及妯母各樹用其親戚乃至出入宮掖禮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灾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寵幸微賤張夫人夫人驕妬皇子不繁乖螽斯則百之道故灾其殿焉道子復賞賜不節故府庫被灾斯亦其罰也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其後栢玄篡位帝乃播越天戒若曰王者流遷不復御龍舟故災之耳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時栢玄遙錄尚書故天火示不復居也 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守其十月

壬戌夜火起時百姓避寇盈滿城內隱之懼有應賊者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蕩燒死者萬餘人因遂散潰悉爲賊擒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九年京都大火燒數千家 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爲吳郡晝在聽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卽大發弘知天爲之災故不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應也

傳曰修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至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

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 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爲稼穡不成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爲傷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鄴又起新館綴飭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囿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皓皆冒之此修宮室飭臺榭之罰也

元帝太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饑

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 十二年大無麥

孝武太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說以犯難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慾恣睢務立威勝不重人命則金失其性蓋土冶鑄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乃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魏時張掖石瑞雖是晉之符命而於魏爲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按劉歆以春秋石言于晉爲金石同類也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爲石白色

爲主屬白祥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爲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

孫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皓初修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爲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寶鼎三年後皓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吳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爲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

都不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牌生金可採此金不從革而爲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群寇颯起清河王覃爲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弃之及後爲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爲司馬越所殺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爲逆胡所弑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爲妖也尋爲敦所襲遂夷滅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

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翦占與甘卓同也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廼不敬鬼神政令逆時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京房易傳曰顛事者加誅罰絕理厥灾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

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厥大水水殺人避過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也巳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董仲舒曰交兵結讐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殺入初帝卽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漂二百餘家十三年秋丹陽故鄣等縣又鴻水溢出按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鄴創七廟惟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祀禮闕嘉禾初群臣奏宜郊祀又

不許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吳楚之廟亦不見秩反祀羅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戒若曰權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故示此罰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吳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宜是鑿咎徵乎還而寢疾明年四月薨一曰權時信納譖訴雖陸遜勲重子和儲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聽讒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異充徐豫四州水出沒溺殺人漂失財產帝自初卽位便淫奢極慾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慾至是彌甚號令逆時飢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卽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吳世不上

祖宗之號不修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闕亮及休皓又並廢二郊不秩群神此簡宗廟不祭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歲作浦里塘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冲等吳人賊之應也 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湧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兗豫四州大水 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殺二百餘人自帝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泰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

餘人閏月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采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餘人七月荊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青徐兗豫荆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用事專恣而正人踈外者多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兗豫荆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劾妄加荀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四年七月兗州大水十二月河南及荆揚六州大水 五年九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 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舍 七年九

月郡國八大水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五年五月潁川淮南大水 六月城陽

東莞大水殺人荆揚徐兗豫五州又水是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

郊祀其蒸嘗亦多不親行事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

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女王專政陰氣盛之應

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僭逆今

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 九月

荆揚徐兗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滋甚韓謐驕猜彌扇卒害

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冏專政陰盛之應也

太安元年七月兗豫徐兗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主心陰盛故

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臣傲慢陵上此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荆州及丹陽宣城吳興壽春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陽宣城吳興壽春大水是時王敦威權震

主陰氣盛故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一作王幼冲母后稱制庾亮以

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

蘇峻稱兵都邑塗地 四年七月丹陽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

郭默作亂荆豫共討之半歲乃定兵役之應也 七年五月大水

是時帝未親機務政在大臣陰勝陽也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五月又大水

時幼主冲弱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執權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是時殷浩以私忿

廢蔡謨遐邇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相交惡選徒聚甲各崇私權

陰勝陽之應也一說濤水入石頭以爲兵占是後殷浩相溫謝尚

荀美連年征伐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 五年四月又大水是時相溫權制朝廷專

征伐陰勝陽也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尺浸及太廟朱雀大航纜

斷二艘流入大江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

沒黎庶饑饉初四年相溫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

歲乃剋百姓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祆賊盧竦率其

屬數百人入殿畧取武庫三庫甲仗遊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兵

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 五年五月

大水 六年六月揚荆江三州大水 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

大水平地五丈 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符堅後有事中州役

無寧歲愁怨之應也 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

明年慕容氏寇擾司兗鎮戍西北疲於奔命愁怨之應也 十五

年七月沔中諸郡及兗州大水是時緣河紛爭征戍勤瘁之應也

八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

浦亦濤入殺人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後四年帝崩

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發衆以禦之兵役頻興百姓愁怨之應也 十八年六月巳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 十九年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 二十年六月荆徐又大水 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弊兆庶非之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荊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殷仲堪舉兵向京師是年春又殺郗恢陰盛作威之應也仲堪尋亦敗亡 五年五月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元顯作威陵上又桓玄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陰勝陽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骨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剋京都玄敗走遂夷滅之 三年二月巳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

義熙元年十二月巳未濤水入石頭 二年十二月巳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結相胤殷仲文等謀作亂劉稚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 三年五月景午大水 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明年王旅北討 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盧循至蔡州 八年六月大水 九年五月辛巳大水 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扇及限亦水沙土也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殺人 十一年七月景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救明年王旅北討關河

經曰庶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陽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霧恒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鷄鵠音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青青一無青字祥惟金沴木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及六畜謂之鵠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也言寤深也甚則有異物生謂之肯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則狂易故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

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竒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而不為威貌氣毀故有雞鵠一曰水歲多雞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有彊臣害君上者一無者字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本色青故有青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兌在西方為秋為金離在南方為夏為火坎在北方為冬為水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常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劉歆

傳曰有鱗蟲之孽羊羴鼻痾說以爲於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兌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羴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羴與妖痾祥皆同類不得獨異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一作馳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年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裸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二胡之亂此失在狂也

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戲無降下心又嘗因奕碁爭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罰也

齊王冏旣誅趙王倫囚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營專驕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咎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致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貿易于寶以爲貴者失位降在皂隸之象也俄而道子見廢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拜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廡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之大以爲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天戒若曰此惰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遂被殺焉

庶徵恒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按楊阜

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恒雨爲罰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凶饑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既已雷電則雪不復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弑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九月南安郡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霖雨暴雨水霜傷

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是時王敦執權不恭之罰也

永昌元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是時王敦與兵王師敗績之應也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恒雷電是時雖斬蘇峻其餘黨猶據守石頭至其滅後淫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荊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損秋稼是時帝幼權在於下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爲白帟以易舊服傳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于寶以爲縞素凶喪之象也名

之爲恰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紈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服尚不以紅紫況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爲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爲國亡長狄見臨洮爲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爲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傳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袞赤舄鈎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旣作身隨之亡未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服亦亡其家

其咎均也

吳婦人修容者急束其髮而鬪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徃徃有致毀以死諸葛患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于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褻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爲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篋爲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于寶以

爲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祚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貊槃及爲羗煮貊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爲先太康中又以氍毹爲紉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夫氍毹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紉頭帶身袴口胡旣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氏羗互反永嘉後劉石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履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履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盤於手上而反覆

之至危之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不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于寶以爲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誓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旣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紉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柱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

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屨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于寶以爲夫屨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屨聚于道者爲黔庶罷病將相聚爲亂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恰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恰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恰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恥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愧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總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傳一作縛紒識者曰紒者在首爲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傳紒臣道上侵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舊爲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爲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爲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時爲衣者又上短帶纒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爲袴者直幅爲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忘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而被廢焉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幘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幘者助元首爲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

舊爲屐者齒皆達榻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爲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叅軍袁悅之始攬搆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亂

大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旣多不可恒戴乃光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

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爲頭是假頭之應云

桓玄篡立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爲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羣下相謂曰頗類轎車尋而玄敗此服之妖也

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

雞鳩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爲雄不鳴不將于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旣大墜坑而死王隱以爲雄者胤嗣子之象坑者母象今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

為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誣殺愍懷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雷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為玘所滅雞過見玘家又天意也京房易傳曰牝雞雄鳴主不榮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為雄天戒若曰雌化為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年閻嵩家雌雞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媪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為赤雄雞不鳴不將相玄將篡不能成業之象 四年荊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相玄始擅西 及狂慢不肅故有雞過天戒若曰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後皆應也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若曰衡陽相玄楚國之邦略也及相玄篡位果八十日而敗此其應也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富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為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又常風之罰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虫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謚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

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之也五月宮車晏駕京房易傳曰
上下咸悖厥妖也城門壞

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廡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夫米廡貨糴
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所以無糴賣也是歲遂大饑死者千
數焉

明帝太寧元年周筵自歸王敦既立其宅宇所起五間六梁一時
躍出墜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
滅筵而湖熟尋亦爲墟矣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景子會稽王世子元顯將討桓玄建牙竿于
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而元顯尋爲玄所擒
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臨牀無樂賢之心故此堂是沴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堂禮樂之本無故自壞
業祚將墜之象未及十年而禪位焉

晉書二十七 志第十七

魏川屯國
氏國南

晉書二十八

志第十八

五行中

魏川屯國
氏國南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义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
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虺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
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义又治也孔子曰君子居
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詩曰如蜩如蟴
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人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内失在過
差故其咎僭差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
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
刑而箝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
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

兌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羆一日旱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日喉咳嗽者故有口舌疴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康寧劉歆言傳曰則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爲於天文西方參爲獸星故爲毛蟲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兖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凌謀共立之事泄凌愚被誅彪賜死此言不從之罰也詩云人之訛言寧莫之懲蜀劉禪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受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詳也蜀果亡此言之不從也劉備卒劉禪卽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爲建興

此言之不從也禮國君卽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必一年而有二君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義矣後遂降焉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爲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爲不毀之廟從之按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沒名成乃正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而宮車晏駕於是統微政逸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

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卽眞顛倒昇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魏時起安世殿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武帝每延羣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殺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城爲永安宮帝尋復位而倫誅

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單還爲清河王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三十郡如魏王故事按周禮傳國以胤不以勳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絕覬覦永一宗祧後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旣爲國

嗣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旣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僭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爲皇太弟懷終流弒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

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億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爲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于戊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療疾者言必

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除蟲害也按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先帝末年遂改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爲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水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爲大亨遐邇謹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爲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爲永始永始復是王莽

受封之年也始徙一作從司馬道子于安成永帝遜位出永安宮封爲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爲石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爲言不從之妖僭也

武帝初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儔盛致聲色窮珎極麗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崇旣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踰之咎也

庶徵恒陽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禮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灾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際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二月時有電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温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灾庶

位踰節茲為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官府之應也又是春宣帝南擒孟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亮斃馬謖亢陽自大又其應也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

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宣帝為太傅外示尊崇內實欲令事先由已是時宣帝功蓋魏朝欲德不用之應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是時文帝圍諸葛誕眾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淹城而此旱踰年城陷乃大雨咸以誕為天亡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饑是歲征役煩興軍士怨叛此亢陽

自大勞役失眾之罰也其役彌歲故旱亦竟年

孫皓寶鼎元年春夏旱時孫皓遷都武昌勞役動眾之應也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 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說留賈充不復西鎮而任愷漸踈上下皆蔽之應也及李熹魯芝李胤等並在散職近厥德不用之謂也 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雨 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卿校諸葛冲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上緣求妃之應也

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至六月乃澍雨

太康二年旱自去冬旱至此春 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錄訊繫囚事從蠲宥 五年六月旱此

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答是時荀勗馮統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六年三月青梁幽冀郡國旱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 七年夏郡國十三大旱 八年四月冀州旱 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十年二月旱

太熙元年二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統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早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關中饑米斛萬錢因此氏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而饑疫荐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其九月郡國五旱

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國十二旱是

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數十戰死者十餘萬人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京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皆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侯多懷無君之心劉元海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百姓流血成泥又其應也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十一月司馬越以行臺自隨斥黜宮衛無君臣之節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寃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于寶曰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也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其閏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並竭

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言不從而僭踰之
罰也 二年夏旱 五年五月大旱 六年四月大旱 八年秋
七月旱 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冲弱未親萬機内外之政決之將相
此僭踰之罰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
早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
者 二年三月旱 三年六月旱時王導以天下新定務在遵養
不任刑罰遂盜賊公行頻五年亢旱亦舒緩之應也
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時帝在襁褓褚太后臨朝如明穆太后
故事 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 六年夏旱 八年夏旱 九

年春旱

升平三年冬大旱 四年冬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温強恣權制朝廷僭踰之罰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旱 四年冬旱涼州春旱至夏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饑自永和至是嗣主幼冲桓温陵僭
用兵征伐百姓怨苦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旱是時桓温入覲高平陵闔朝致拜踰僭
之應也 三年冬旱

太元四年夏大旱 八年六月旱 十年七月旱饑初八年破符
堅九年諸將畧地有事徐豫楊亮趙統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
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彭城頻有軍役 十三年六月旱去歲
北府遣戍胡陸荊州經畧河南是年夏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

黃淮 十五年七月旱 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烈宗仁恕信任
會稽王道子政事舒緩又茹千秋爲驃騎諮議竊弄主相威福又
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子階緣近習臨部領衆又所在多上春
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旣甚此又僭踰不從寃濫之罰
安帝隆安二年冬旱寒甚 四年五月旱 五年夏秋大旱十二
月不雨時孫恩作亂桓玄疑貳追殺殷仲堪而朝廷卽授以荊州
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僚悉使敬已內外騷動兵革煩興此皆陵
僭憂愁之應也

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泉水涸 二年六月不雨冬
又旱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 三年八月不雨
義熙四年冬不雨 六年九月不雨 八年十月不雨 九年秋
冬不雨 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瀆多竭是時軍役煩興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曰其柰汝曹何此詩妖也
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來還當
奈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
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之言

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
楚王小字也王淩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淩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蔑鈎絡於何相求常
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墘也鈎絡鈎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
席裹身蔑束其要投之石子墘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墘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

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爲又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没于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土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聞之意益張曰從太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

王濬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太后廢黜幽死中宮折楊柳之應也

惠帝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没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爲人歎及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死時又爲戟所害傷楊后被廢賈后絕

其膳八日而崩塋街郵亭北百姓哀之也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其時又有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荆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嗟哦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嚙啣比至來年纏女髮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謚國也言賈后將與謚為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時童謠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

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之一無之字心故言登城看也

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一作洛度上桑打樵為苟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隙難遂構焉

愍帝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降劉曜在城東豆田壁中

建興中江南謠歌曰訶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甌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甄案白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瓮瓦瓮質剛亦金之類也訶如白坑破者言一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甌者元帝鳩集遺

餘以主社稷未能剋復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論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并堙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蹈籍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甌甌甌瓦器又小於甌也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於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謠曰磕磕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云麥入土殺石武後如謠言

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俗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宮庭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邨得久相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汝非皇太子

邠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為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子並非海西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焉

太和末童謡曰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被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謡言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凰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為巳子

栢石民為荊州鎮上明百姓忽歌曰黃曇子曲中又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栢石民死王忱為荊州黃曇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謡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被拉

颯栖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為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栖也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作亂再踐

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孫一無孫字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南

奔栢玄為玄所誅

殷仲堪在荊州童謡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栢當復未幾而仲堪敗栢玄遂有荊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謡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捻隴喉隴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麩麩麩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隴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又大行欬疾而喉並喝焉

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
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扞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
恭字下也尋如謠言者焉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懣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
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埽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及
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及歐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
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也

桓玄旣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
正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菰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
養蘆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而龍不能懷我好音舉兵
內伐遂成讐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蘆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

草木以成積也

盧龍據廣州人爲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數州之地
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二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曰鬪歎鬪歎
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蘆龍內逼舟艦蓋川健
健之謂也旣至查浦屢剋期欲與官鬪鬪歎之應也翁年老群公
有期願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
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邠得入石頭蘆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

昔溫嶠令郭景純卜已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曰景純
每筮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
是協同討滅王敦

符堅初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及堅

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謠語云河水清復清符堅死新城及堅爲姚萇所殺死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爲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爲慕容冲所攻又爲姚萇所殺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爲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爲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于寶以爲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旣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一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

太康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顥獲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于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殆其應也

懷帝永嘉五年蠃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麀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乏四科之實麀興於前或斯故乎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麀入東海第百姓謹言曰麀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爲東海王乃入其第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廟畢有兔行廟堂上天戒若曰兔

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之甚焉

犬禍

公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文懿自立爲燕王果爲魏所滅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歛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天戒若曰是時帝不思和嶠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亂是言不從之罰也

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旣衰弱藩王相譖

故有犬禍

永興元年丹陽內史朱達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達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猪交案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爲悖亂之氣亦犬豕禍也犬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俄而帝没于胡是其應也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牀下犬聲求而不得旣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爲沈充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

太興四年廬江濳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

青釐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爲犬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沒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焉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旣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圻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相玄所誅滅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爲犬尪也

相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天戒若曰相玄無德而叨竊犬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據之甚也八十日玄敗亡焉

白肯白祥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案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說曰庶衆惟星隕于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爲石陰類也又白祥臣將爲君是後宣帝得政云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温及河陽各二 六年正月隕石于温三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九年正月隕石于涼州一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案京房易傳曰庶士爲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于寶以爲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爐形後如偃人槃薄不可掘案劉向說此白肯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室

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士爲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噪
相告曰石來于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

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而當
門前方數丈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
者國姓上送之以爲瑞然馬無齒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
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爲汲桑所殺而天下遂亂

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時益州刺史皇甫晏
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因衆之怨誣晏謀逆
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

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占皆應

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
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洪範曰祥也

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爲人勞之異也是後石季
龍滅而中原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方鎮屢革邊戍仍遷皆擁
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間征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賊次襄國圍彭城
向廣陵征成仍出兵連年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符堅滅後經略多事人勞之
應也 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襲交戰者數矣
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 十三年三月地生毛明年王旅西討
司馬休之又明年北掃關洛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搥受符石彪頭
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禱壇石中破爲二此木沴金也郊禱壇者
求子之神位無故自毀太子將危之疾也明年愍懷廢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
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
鉦鼓不用之象也月餘以疾還而薨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

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羴時則有目疴時則有赤眚赤祥惟
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
不明爾德以亡背亡側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
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
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燠也燠則冬溫春夏
不和傷病疾人其極病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
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不以色者
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青祥故聖人以為草妖失物柄之明者也
溫燠生蟲故有羸蟲之孽謂蟻螻之類當死不死當生而不生或
多於故而爲災也劉歆以為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苞柔爲離離
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蹄剛而苞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
羊羴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

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鴝說以爲於天文南方朱張爲鳥星故爲羽蟲鴝亦從羽故爲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庶徵之恒燠劉向以爲春秋無冰也小燠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燠盡六日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人彫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說桃李寒華爲草妖或屬孽

魏文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此其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界草皆生華結子如麥可食時帝初卽位楚王瑋矯詔誅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帝不能察今非時草結實此恒燠寬舒之罰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舒緩之應也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是歲魏文帝黃初元年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爲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與言乃書

柱曰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也

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吳尋亡而九服爲一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於工黃狗家生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蕒菜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按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菜作平慮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于寶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之象朝將爲墟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至大亂

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倫篡位鳩殺臧此與愍懷同妖也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爲栢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封邑也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四年冬季而南出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

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衆庶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屍是敗也中原無所請命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應也 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蠮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亦草妖也郭又以爲木不曲直其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漢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是懷愍淪陷之徵元帝中興之應也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昔漢哀成之世並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如人面而已故其變也輕矣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日忽復起生

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爲吳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爲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舍又天意乎

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修明家有僵栗樹是日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俄而哀帝崩海西卽位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王入篡大業登祚享國又不踰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竊謂西昌修明之祥帝諱實應焉是亦與漢宣帝同象也海西太和九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葉將集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尋而降苻堅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然自立相屬

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專木仆反立是時正道多僻其後張夫人專寵及帝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

義熙二年九月揚武將軍營士陳蓋家有苦蕒菜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三寸亦草妖也此殆與吳終同象識者以爲苦蕒者買勤苦也自後歲歲征討百姓勞苦是買苦也十餘年中姚泓滅兵始戢是苦蕒之應也

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蒺藜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墻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不聽政雖有宮室馳道若空廢也故生蒺藜

羽蟲之孽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鵝鵲鳥集靈芝池按劉向說此羽蟲之

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者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哉其博舉天下僑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所謂覩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井

黃初元年未央宮中又有燕生鷹口瓜俱赤此與商紂宋隱同象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殼於衛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此羽蟲之孽又赤青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鷲鳥集鄴宮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

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輒有太喪帝惡之其年明帝崩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連年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又其應乎此與漢時楚國烏鬪墮泗水粗類矣

景初元年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_曲白黑雜色此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_世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_右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_容顏一作動色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鳥銜鵲墮東館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按劉歆說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

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觀妖不悟加以燎味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主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鵲墮東館又天意乎

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未傾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其死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爲鳳皇明年改元爲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道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按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爲孽者非一宜皆是也

孫皓建衡三年西苑言鳳皇集以之改元義同於亮

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飛上闔闔門天戒若曰闔闔門非雉

所止猶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逆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罽籠鳥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此羽蟲之孽時趙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趙王倫篡位有鵠入太極殿雉集東堂云戒若曰太極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鵠雉同日集之者趙王公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鵠之疆疆鵠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共此之謂乎尋而倫滅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地陷有蒼白二色鸞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為胡象其可盡

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大鳥二蒼黑色翼廣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也

一無也字

又黑祥也及閏月戊子而帝崩後遂有蘇峻祖約之亂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鷗鳥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時庾亮苟違眾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掖焚毀化為汙萊此其應也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始即位不永之祥也後後涉再暮而帝崩案劉向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此其應也海西初以興寧三年二月即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此羽蟲之孽也尋為相溫所廢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太極東頭鳴尾又巢國子學堂西

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巢其西門此殆與魏景初同占學堂風教之所聚西頭又金行之祥及帝崩後安皇嗣位相玄遂篡風教乃頽金行不競之象也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群鳥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鳥餘鳥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餘骨存此亦羽蟲之孽又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羊羶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足此羊羶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僅乃得免是其應也

赤眚赤祥

公孫文懿時

裴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

動搖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文懿尋爲魏所誅

吳戍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

京房易傳

一作妖

曰山見葆江于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有赤雪二頃此赤祥也是後四載而帝崩王室遂亂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屍流血之應也于寶以爲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祥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宮天戒若曰不宜緩恣姦人將使太子

寃死惠帝愚眊不寤是月愍懷遂斃於是王室成釁禍流天下淖
齒殺齊潛王曰天雨血霑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
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下有惡心不出三年無
其宗又曰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也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四年十二月景寅丞相
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
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贓罪依
軍法戮之其息訴稱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
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爲征軍自四年已來運漕稽停皆
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直彈劾衆官元帝不問遂
頻旱三年于寶以爲寃氣之應也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于坎
坎爲法像水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

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
氣至一作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
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
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
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墮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殷三女
並爲其后天戒若曰聰旣自稱劉姓三后又俱劉氏逆骨肉之綱
亂人倫之則墮肉諸妖其責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矣一無矣字

魏川中圖書

魏川中圖書

五行下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羗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慄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而龜能為孽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為水為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羗也一曰寒歲豕多死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病水色黑故有黑眚黑

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之孽也庶徵之恒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艸皆恒寒之罰也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罰過深當煥而寒盡六日亦爲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飛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冰涌水而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兩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孽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按劉向說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言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壹後亦伏誅京房易專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

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倭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艸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虛其霜反在艸下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按劉向說雹者陰脅陽也是時呂壹作威用事詆毀重臣排陷無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獲封侯寵異與春秋時公子遂專任雨雹同應也漢安帝信讒多殺無辜亦雨雹董仲舒曰凡雹皆爲有所脇行專壹之政故也

赤烏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是年夏全琮等四將軍攻略淮南襄陽戰死者千餘人其後權以讒邪數責讓陸議議憤恚致卒與漢景武大雪同事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時權聽讒將危太子其後朱據屈晃以迂意黜辱陳正陳象以忠諫族誅而太子終廢此有德遭險誅罰過深之應也

武帝泰始六年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明年有步闡楊肇之

敗死傷甚衆不聰之罰也 九年四月辛未隕霜是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隕霜同應也

咸寧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黨泰山四郡霜害三豆是月河間暴風寒水郡國五隕霜傷穀是後大舉征吳馬隆又帥精勇討涼

州 五年五月丁亥鉅鹿魏郡雨雹傷禾麥辛卯鴈門雨雹傷

秋稼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景辰又雨雹隕霜傷秋麥千三百餘頃壞屋百二十餘間癸亥安定雨雹七月景申魏郡

又雨雹閏月壬子新興又雨雹八月庚子河南河東弘農又雨雹兼傷秋稼三豆

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麥四月河南河內河東魏郡弘農雨雹傷麥豆是月庚午畿內縣二及東平范陽雨雹癸酉畿

內縣五又雨雹五月東平平陽上黨鴈門濟南雨雹傷禾麥三豆

是時王濬有大功而權戚互加陷抑帝從容不斷陰脅陽之應也

二年二月辛酉隕霜于濟南琅邪傷麥壬申琅邪雨雹傷麥三月甲午河東隕霜害桑五月景戌城陽章武琅邪傷麥庚寅河東樂

安東平濟陰弘農濮陽齊國頓丘魏郡河內汲郡上黨雨雹傷禾稼六月郡國十七雨雹七月上黨雨雹 三年十二月大雪 五

年七月乙卯中山東平雨雹傷秋稼甲辰中山雨雹九月南安大雪折木 六年二月東海隕霜傷桑麥三月戊辰齊郡臨淄長廣

不其等四縣樂安梁鄒等八縣琅邪臨沂等八縣河間易城等六縣高陽北陽新城等四縣隕霜傷桑麥六月滎陽汲郡鴈門雨雹

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隕霜十二月大雪 九年正月京都大風雨雹發屋拔木四月隴西隕霜 十年四月郡國八隕霜

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蕩陰雨雹 三年四月滎陽雨雹六月

弘農湖城華陰又雨雹深三尺是時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夫人同事陰氣盛也 五年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十二月丹陽建鄴雨雹是月丹陽建鄴大雪 六年三月東海隕雪殺桑麥 七年五月魯國雨雹七月秦雍二州隕霜殺稼也 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滎陽潁川隕霜傷禾五月雨雹是時賈后凶躁滋甚及冬遂廢愍懷

永寧元年七月襄城河南雨雹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陽又風雹折木傷稼

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熱陰氣脅之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為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是年帝崩

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 七年十月庚午大雪

元帝太興二年三月丁未成都風雹殺人 三年三月海鹽雨雹是時王敦陵上

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雨

明帝太寧元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雪 二年四月庚子京都雨雹鸞雀死 三年三月丁丑雨雪癸巳隕霜四月大雨雹是年帝崩尋有蘇峻之亂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雨雹是時帝幼弱政在大臣 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歲李雄死

咸康二年正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其夕雨雹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是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 五年六月臨漳暴

風震電雨雹大如升 十年五月涼州雪明年八月張祚枹罕護
罕張瓘率宋混等攻滅祚更立張曜靈弟玄靚京房易傳曰夏雪
戒臣爲亂此其亂之應也 十一年四月壬申朔霜十二月戊午
雷已未雪是時帝幼母后稱制政在大臣陰盛故也

升平二年正月大雪

海西大和三年四月雨雹折木

孝武太元二年四月巳酉雨雹十二月大雪是時帝幼政在將相
陰之盛也 十二年四月巳丑雨雹 二十年五月癸卯上虞雨
雹 二十一年四月丁亥雨雹是時張夫人專幸及帝暴崩兆庶
尤之十二月連雪二十三日是時嗣主幼冲冢宰專政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雨雹是秋王恭殷仲堪稱兵內侮終皆
誅之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相玄篡位政事煩苛識者以爲
朝政失在舒緩玄則反之以酷按劉向曰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
年此之謂也 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雷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
也四月景午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

義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電是時四方未一鉦鼓日戒 五年三月
巳亥雪深數尺五月癸巳溧陽雨雹九月巳丑廣陵雨雹明年盧
循至蔡州 六年正月景寅雪又雷五月壬申雨雹 八年四月
辛未朔雨雹六月癸亥雨雹大風發屋是秋誅劉蕃等 十年四
月辛卯雨雹

雷震

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洛水浮橋桓楹同日三處俱時
震尋又震西城上候風木飛鳥時勞役大起帝尋晏駕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震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桓楹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朔大風震電是月又雷雨義同前說亮終廢

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郡震電 七年十二月己亥

毗陵雷電南沙司鹽都尉戴亮以聞 十年十二月癸卯廬江建安雷電大雨

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破爲七十七片是時賈后陷害鼎輔寵樹私戚與漢桓帝震憲陵寢同事也后終誅滅

永興二年十月丁丑雷震

懷帝永嘉四年十月震電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雷己巳夜赤氣曜於西

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按劉向說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震電者陽不閉藏也既發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是時劉載僭號平陽李雄稱制於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爲君失時之象也赤氣赤祥也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暴雨雷電

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極殿柱十二月會稽吳郡雷震電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會稽郡大雨震電 三年六月辛卯臨

海大雷破郡府內小屋柱十枚殺人九月二日壬午立冬會稽雷電 四年十一月吳郡會稽又震電

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雷雨震電

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又雷 五年十月庚午雷發東南方

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四柱并殺內侍二人
十年十二月雷聲在南方 十四年七月甲寅雷震燒宣陽門西
柱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雷雨

元興三年永安皇后至自巴陵將設儀導入宮天雷震人馬各一
俱殪焉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方疾風發癸丑雷六月景寅雷震
太廟破東鴟尾徹柱又震太子西池合堂是時帝不親蒸嘗故天
震之明簡宗廟也西池是明帝爲太子時所造次故號太子池及
安帝多病患無嗣故天震之明無後也 六年正月景寅雷又雪
十二月壬辰大雷 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鼓妖

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磬若牛出許昌城十二月廢愍懷太子幽
于許宮明年賈后遣黃門孫慮殺太子擊以藥杵聲聞于外是其
應也

蘇峻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者峻手自破之曰我鄉
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亂夷滅此聽不聰之罰也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重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鳴聲聞四十里
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脚尋而季龍死

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東北方有聲如雷按劉向說以爲
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無雲而雷此君不恤於下下人將叛之
象也及帝崩而天下漸亂孫恩桓玄交陵京邑

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所下有盤石爲足鳴
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

魚孽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水而充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弃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于寶又以為高貴鄉公兵禍之應二說皆與班固旨同

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于寶以為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于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后矢交館閣元康末賈后誅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傳一作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蝗蟲

春秋螽斯劉歆從介蟲之孽與魚同占

魏文帝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人饑按蔡邕說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是時孫權歸順帝因其有西陵之役舉大眾襲之權遂背叛也

武帝泰始十年六月蝗是時荀賈任政疾害公直

惠帝永寧元年郡國六蝗

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亂漁獵黔黎存亡所繼惟司馬越苟晞而已競為暴刻經畧無章故有此孽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大蝗去歲劉曜頻攻北地馮翊麴允等悉眾御之卒為劉曜所破西京遂潰 五年帝在平陽司冀青雍螽

元帝太興元年六月蘭陵合鄉蝗害禾稼乙未東莞蝗蟲縱廣三百里害苗稼七月東海彭城下邳臨淮四郡蝗蟲害禾豆八月冀

青徐三州蝗食生草盡至于二年是時中州淪喪暴亂滋甚也
二年五月淮陵臨淮淮南安豐廬江等五郡蝗蟲食秋麥是月癸
丑徐州及揚州江西諸郡蝗吳郡百姓多餓死是一作去年王敦并
領荊州苛暴之釁自此興矣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兗州蝗是時慕容氏逼河南征戍不已
故有斯孽 十六年五月飛蝗從南來集堂邑縣界害苗稼是年
春發江州兵營甲士二千人冢口六七千配護軍及東宮後尋散
亡殆盡又邊將連有狂役故有斯孽

豕禍

吳孫皓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馬丁奉營此豕羆也後奉見遣
攻穀陽無功而反皓怒斬其導軍及舉大眾北出奉及萬彧等相
謂曰若至華里不得不各自還也此謀泄奉時雖已死皓追討穀

陽事殺其子溫家屬皆遠徙豕禍之應也龔遂曰山野之獸來入
宮室宮室將空又其象也

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時識
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
勿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周馥不寤遂欲迎天子令諸侯俄
爲元帝所敗是其應也石勒亦尋渡淮百姓死者十有其九

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聽不聰之罰又所任邪也是後有
劉隗之變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人家假豕產兩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
其身猶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今此假豕而產
異之甚者也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豚一頭二脊八足 十三年京都

人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並與建武同妖也是後宰相沉酗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綱至於大壞也

黑青黑祥

孝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氣四塞近黑祥也帝尋淪陷王室丘墟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己巳朔黑霧着人如黑連夜五日乃止此近黑祥也其四年帝降劉曜

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十一月帝崩火沴水

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按劉向說近火沴水聽之不聰之罰也京房易傳曰君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水流赤

穆帝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 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明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邕執政之人也

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唐臨平湖水赤相玄諷吳郡使言開除以爲已瑞俄而桓玄敗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羴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青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雨旱寒燠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恒風也恒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

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
心區霧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為妖若脂夜汗
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
溫而風則生螟螣有裸蟲之孽劉向以為於易巽為風為木卦在
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
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為內事謂女孽也
於易坤為土為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心氣毀故有牛羴一曰牛
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土色黃
故有黃眚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
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
沴明其異大也其極凶短折者順之其福曰考終命劉歆思心傳
曰時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

庶徵恒風

魏齊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數十日發屋折樹十二月戊午晦
尤甚動太極東閣

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樹木昏塵蔽天按管輅
說此為時刑大臣執政之憂也是時曹爽區霧自尊驕僭過度天
戒數見終不改革此思心不睿恒風之罰也後踰旬而爽等誅滅
京房易傳曰眾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
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
守義不進茲謂耗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
厥風大焱發屋賦歛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紀止即溫溫即蟲侯
專封茲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
厥風不搖木一作水旱無雲傷禾公常於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溫生

蟲蝗害五穀棄政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諸侯不朝茲謂畔厥風無恒地變赤雨殺人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蹉動吳城兩門飛落按華覈對役繁賦重區霽不容之罰也明年權薨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景申大風震電是歲魏遣大衆三道來攻諸葛恪破其東興軍二軍亦退明年恪又攻新城喪衆大半還伏誅

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是時孫綝一門五侯權傾吳主風霧之災與漢五侯丁傅同應也十二月丁卯夜有大風發木揚沙明日綝誅

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折木

咸寧元年五月下邳廣陵大風壞千餘家折樹木其月甲申廣陵司吾下邳大風折木 三年八月河間大風折木

太康二年五月濟南暴風折木傷麥六月高平大風折木發壞邸閣四十餘區七月上黨又大風傷秋稼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風

九年正月京都風雹發屋拔樹後二年宮車晏駕

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風雨拔木 五年四月庚寅夜暴風城東渠波浪殺人七月下邳大風壞廬舍九月鴈門新興太原上黨災風傷稼明年氏羗反叛大兵西討 九年六月颯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明年謐誅十一月甲子朔京都連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愍懷太子廢幽于許昌

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己卯喪柩發許昌還洛是日又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四月張華第舍颯風起折木飛繒折

輜六七是月華遇害十一月戊年朔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沙石
六日止明年正月趙王倫篡位

永寧元年八月郡國三大風

永興元年正月乙丑西北大風趙王倫建始元年正月癸酉趙王
倫祠太廟灾風暴起塵四合其年四月倫伏辜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景寅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八月暴風壞屋拔
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風自八方來者是時王敦專
權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顛等故風縱橫若非一處也此臣易上
政諸侯不朝之罰也十一月宮車晏駕

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風發屋折木四月李壽襲殺李
期自立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寅晉陵吳郡災風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後桓玄篡位
乃降后爲零陵縣君不睿之罰也 五年正月戊午朔疾風

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風迅急是年被廢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大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志在陵
上帝又幼少人懷憂恐斯不睿之徵也 三年三月戊申朔暴風
迅起從丑上來須臾逆轉從子上來飛砂揚礫

太元二年二月乙丑朔暴風折木閏三月甲子朔暴風疾雨俱至
發屋折木 三年六月長安大風拔苻堅宮中樹其後堅再南伐
遂有淝水之敗身戮國亡 四年八月乙未暴風揚沙石 十二
年正月壬午夜暴風七月甲辰大風折木 十三年十二月己未
大風晝晦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是其
應也 十七年六月乙未大風折木

安帝元興二年二月夜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明年桓玄篡位
由此門入 三年正月桓玄出遊大航南飄風飛其輶輓蓋經三
月而玄敗歸江陵五月江陵又大風折木是月桓玄敗於崢嶸洲
身以屠裂十二月丁酉大風江陵多死者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起 五年閏十一月丁亥大

風發屋明年盧循至蔡州 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樹幾

百年也并吹琅邪揚州二射堂倒壞是日盧循大艦漂沒甲戌又

風發屋折木是冬主師南討 九年正月大風白馬寺浮圖剝柱

折壞 十年四月己丑朔^{一無朔字}大風拔木六月辛亥大風拔木七

月淮北大風壞廬舍明年西討司馬休之應

夜妖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討母丘儉大風晦暝行者

皆類伏近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暝陰爲陽臣制君也

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妖也班固曰夜妖者雲

風並起而杳暝故與常風同象也劉向春秋說云天戒若曰勿使

大夫世官將令專事暝晦公室卑矣魏見此妖晉有天下之應也

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辛卯晝昏至于庚子此夜妖也後年劉曜

寇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帝蒙塵于平陽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風晦暝其後帝崩而諸侯違

命干戈內侮權奪于元顯禍成于桓玄

羸蟲之孽

京房易傳曰臣安祿位茲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
葉不紕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莖蔽惡生孽蟲食
心

武帝咸寧元年七月郡國螟九月青州又螟是月郡國有青蟲食其禾稼 四年司冀兗豫荆揚郡國二十螟

太康四年會稽彭蠡及蟹皆化爲鼠甚衆復大食稻爲災 九年八月郡國二十四螟九月蟲又傷秋稼是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楊駿故有蟲蝗之災不紂無德之罰

惠帝元康三年九月帶方等六縣螟食禾葉盡

永寧元年七月梁益涼三州螟是時齊王罔執政貪苛之應也

永寧元年十月南安巴西江陽太原新興北海青蟲食禾葉甚者十傷五六十二月郡國六螟

牛虺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近牛虺也是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爲念而託付不以至公思睿亂之應也按師曠曰怨讟

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義也京房易傳曰殺無罪牛生妖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大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數一作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爲務又其應也

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按京房易傳言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是時愍帝蒙塵於平陽尋爲逆胡所殺元帝卽位江東天下分爲二是其應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

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彪說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政此其祥也 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劉向說春秋郊牛死曰宣公區霽昏亂故天不饗其祀今元帝中興之業實王導之謀也劉隗探會上意以得親幸導見疎外此區霽不睿之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峻作亂 七年九德人袁榮家牛產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

桓玄之國在荊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瓌異桓玄卽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於後玄敗被誅黃胄黃祥

蜀劉備章武二年東伐二月自秭歸進屯夷道六月秭歸有黃氣見長十餘里廣數十丈後踰旬備爲陸機所破近黃祥也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其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阜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吏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卽失衣冠取視俱一作具如常鼠按班固說此黃祥也是時曹爽專政競爲比周故鼠作變也

惠帝元康四年十一月大霧帝時昏眊政非已出故有區霽之妖元帝太興四年八月黃霧四塞埃氛蔽天

永昌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貫天日無光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癸巳黃霧四塞二月又黃霧四塞是時王敦

擅權謀逆愈甚

穆帝永和七年三月涼州大風拔木黃霧下塵是時張重華納譖出謝艾爲酒泉太守而所任非其人至九年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聞善不予茲謂有知厥異黃厥咎孽厥災不嗣黃者有黃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絕道故災至絕世也

孝武泰元八年二月癸未黃霧四塞是時道子專政親近佞人朝綱方替

安帝元興元年十月景申朔黃霧昏濁不雨是時栢玄謀逆之應義熙五年十一月大霧 十年十一月又大霧是時帝室衰微臣下權盛兵及土地略非君有此其應也

地震

劉向曰地震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

若過其序人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吳孫權黃武四年江東地震是時權受魏爵命爲大將軍吳王改元專制不修臣跡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官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劉向並云臣下強盛將動而爲害之應也魏明年青龍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來隱隱有聲搖屋瓦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地震是秋吳將朱然圍江夏荊州刺史胡質擊退之又公孫文懿叛自立爲燕王改年置百官明年討平之

吳孫權嘉禾六年五月江東地震

赤烏二年正月地震再震是時呂壹專事步騭上疏曰伏聞校事吹

毛求瑕趣欲陷人成其威福無罪無辜橫受重刑雖有大臣不見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地連震動臣下專政之應也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壹後卒敗

魏齊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 六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時曹爽專政遷太后于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連年地震是其應也吳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江東地仍震是時權聽讒尋黜朱據廢太子

蜀劉禪炎興元年蜀地震是時宦人黃皓專權按司馬彪說闕官無陽施猶婦人也皓見任之應與漢和帝時同事也是冬蜀亡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是年冬新平氐羌叛明年孫皓遣大衆入渦口 七年六月景申地震

咸寧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東平陽地震 四年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

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陽地震 五年正月朔壬辰京師地震 六年七月己丑地震 七年七月南安犍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 八年五月壬子建安地震七月陰平地震八月丹陽地震 九年正月會稽丹陽吳興地震四月辛酉長沙南海等郡國八地震七月至於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聲如雷九月臨賀地震十二月又震 十年十二月己亥丹陽地震

太熙元年正月地又震武帝世始于賈充終於楊駿阿黨昧利苟竊朝權至於末年所任轉弊故頻年地震過其序也終喪天下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此夏賈后使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此陰道盛陽道微故也 四年二月上谷上

庸遼東地震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
八月上谷地震水出殺百餘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滎陽襄城
汝陰梁國南陽地皆震十二月京都又震是時賈后亂朝終至禍
敗之應也漢鄧太后攝政時郡國地震李固以爲地陰也法當安
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此同事也京房易傳曰小
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疆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父子
分離夷羗叛去

元康五年五月丁丑地震六月金城地震 六年正月丁丑地震

八年正月景辰地震

太安元年十二月地震時齊王冏專政之應 二年十二月景辰
地震是時長沙王又專政之應也

孝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荆襄二州地震時司馬越專政 四年四

月兖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沔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四月甲辰地震 三年六月丁卯長安又地震是

時王幼權傾於下四方雲擾兵亂不息之應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湧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

陵地震湧水出山崩于寶以爲王敦陵上之應也 二年五月已

丑祁山地震山崩殺人是時相國南陽王保在祁山稱晉王不終

之象也 三年四月庚寅丹陽吳郡晉陵又地震

成帝咸和二年二月江陵地震三月益州地震四月已未豫州地

震是年蘇峻作亂 九年三月丁酉會稽地震

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是時嗣王幼冲母后稱制攻在臣

下所以連年地震 二年十二月地震 三年正月景辰地震九

月地又震 四年十月已未地震 五年正月庚寅地震是時石

季龍僭卽皇帝位亦過其序也 九年八月丁酉京都地震有聲如雷 十年正月丁卯地震聲如雷雞雉皆鳴响 十一年四月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地震

升平二年十一月辛酉地震 五年八月涼州地震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地震是時政在將相人主南面而已

興寧元年四月甲戌揚州地震湖濱溢 二年三月庚寅江陵地震是時桓溫專政

海西公太和元年二月涼州地震水湧是海西將廢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地震是年帝崩

孝武帝寧康元年十月辛未地震 二年二月丁巳地震七月甲

午涼州地又震山崩是時嗣主幼冲權在將相陰盛之應也一死也字

太元二年閏三月壬午地震五月丁丑地震 十一年六月巳卯

地震是後緣河諸將連歲兵役人勞之應也 十五年二月巳酉

朔夜地震八月京都地震十二月巳未地震 十七年六月癸卯

地震十二月巳未地又震是時羣小弄權天下側目 十八年正

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夜地震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震九月癸丑地震是時幼主冲昧政在臣下

義熙四年正月壬子夜地震有聲十月癸亥地震 五年正月戊

戌夜尋陽地震有聲如雷明年盧循下 八年自正月至四月南

康廬陵地四震明年王旅西討荆益 十年三月戊寅地震

山崩地陷裂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按劉向說山陽君也水陰百姓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

其所與春秋梁山崩漢齊楚衆山發水同事也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吳雖稱帝其實列國災發丹陽其天意矣劉歆以爲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後二年而權薨又二六年而吳亡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此魏亡之徵也其冬晉有天下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 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京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王受命人君虜及帝晏駕而祿去王室惠皇懦弱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胥於北元帝中興於南此其應也

太康五年景午宣帝廟地陷 六年十月南安新興山崩涌水出 七年二月朱提之大瀘山崩震壞郡舍陰平之仇池崖隕 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船

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壽春大雷山崩地坼人家陷死上庸亦如之八月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饑上庸四處山崩地墜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應也

太安元年四月西墉崩

懷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 二年八月乙亥鄆城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司馬越惡之遷于濮陽此見沴之異也越卒以陵上受禍 三年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步京房易傳曰地坼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其後司馬越苟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離散王室遂亡 三年十月宜都夷道山崩 四年四月湘東鄱黑石山崩

元帝大興元年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陽地震山崩 二年五月祁山地震山崩殺人 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千斤時王敦陵傲帝優容之示含養禍萌也 四年八月常山崩水出滹沱盈溢大木傾拔

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柴桑廬山西北崖崩十二月劉胤爲郭默所殺

穆帝永和七年九月峻平崇陽二陵崩 十二年十一月遣散騎常侍車灌修峻平陵開埏道崩厭殺數十人

升平五年二月南掖門馬足陷地得鍾一有文四字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丁丑浩疊山崩張天錫亡徵也

安帝義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陰地陷方四丈有聲如雷 十年五月戊寅西明門地穿湧水出毀門扇及限此水沴土也 十一年

五月霍山崩出銅鍾六枚 十三年七月漢中城固縣水涯有聲若雷既而岸崩出銅鍾十有二枚

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雨賈謐齋屋住陷入地壓謐牀帳此水沴土土失其性不能載也明年謐誅焉

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國地燃可以爨此火沴土也是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羈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_{心字}五事皆失不得其中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恒陰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

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進輕疾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驚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陽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為君為馬任用而強力君氣毀故有馬虺一曰馬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殺之虺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為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賀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為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于上之痾說以為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為痾云

恒陰

恒一作常

吳孫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是時將誅孫綝謀

泄九月戊午綝以兵圍宮廢亮為會稽王此恒陰之罰也

吳孫皓寶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陰不雨將有陰謀孫皓驚懼時陸凱等謀因其謁廟廢之及出留平領兵前驅凱先語平不許是以不果皓既肆虐羣下多懷異圖終至降亡

射妖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猿綠山手射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為拔箭取木葉塞創芝嘆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恭帝為琅邪王好奇戲嘗閑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禪位於宋焉

龍蛇之孽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邽之摩陂井中凡瑞興非時則爲妖孽况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于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魏土運青木色而不勝于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尅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于兵按劉向說龍貴象而困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卽此旨也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

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六月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 二年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 三年黃龍青龍俱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容縣井中 三年二月龍見軹縣井中

吳孫皓天冊中龍乳於長沙人家啖雞雛京房易妖曰龍乳人家王者爲庶人其後皓降晉

武帝咸寧二年六月景午白龍二見于九原井中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寮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燄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應受嘉祥遂不賀也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產言之當矣但非其所處實爲妖災夫龍以飛翔顯見爲瑞今則潛伏幽處非休祥也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陵井中本志以爲其後趙王幽死之象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神

器二逆皆字曰龍此之表異爲有證矣

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羗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此亦皇之不建於是帝竟淪沒

呂纂末龍出東廂井中到其殿前蟠卧比旦失之俄又有黑龍升其宮門纂咸以爲美瑞或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今而屢見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後纂果爲呂超所殺

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两大蛇長十許丈居聽事平椽上而人不知但數年怪府中數失小兒及豬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死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極不建故蛇孽見之漢靈帝時蛇見御座楊賜云爲帝溺於色之應也魏代宮人猥多晉又過之燕遊是酒此其孽也詩云惟虺惟虺女子之祥也

惠帝元康五年二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一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天戒若曰昔漢景王有定傾之功而不厲節忠慎以至失職奪功之辱今齊王罔不寤雖建興復之功而驕陵取禍此其徵也

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蛇見於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馬羴

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按劉向說曰此兵象也及帝晏駕之後王室毒於兵禍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呂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馬有生角及惠帝踐祚昏愚失道又親征

伐成都是其應也

惠帝元康八年十二月皇太子將釋奠太傅趙王倫驂乘至南城門馬止力士推之不能動倫入輅車乃進此馬羆也天戒若曰倫不知義方終爲亂逆非傳導行禮之人也九年十一月戊寅忽有牡騶馬警奔至廷尉訊堂悲鳴而死天戒若曰愍懷寃死之象也見廷尉訊堂其天堂乎

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鳴南城門

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是時帝室衰微不絕如線胡狄交侵兵戈日逼尋而帝亦淪陷故此妖見也

元帝太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別生而死司馬彪說曰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遂莫知所在已卯帝不豫六月崩此馬羆又赤祥也是年張重華在涼州將誅其西河相張祚廐馬數十匹同時悉無後尾也

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桓玄按劉向說曰馬不當生角猶玄不當舉兵向上也玄不寤以至夷滅

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入其中陽門出顯陽門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術者佛圖澄歎曰災其及矣逾年季龍死其國遂滅

人疴

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鼈入水

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丘奚農女死復生時又有開周世家得

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按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宣帝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並有此異占以爲王莽曹操之徵

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于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龍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龍入坎遊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漢靈帝時黃氏母同事吳亡之象也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着黃巾黃單衣拄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

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知趙王倫篡亂之象也

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

元海石勒僭逆遂亡晉室下爲上應也

顏含傳作十有三年不起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此亦劉元海石勒蕩覆天下之妖也

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是時齊王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爲其惡之後果斬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大司馬府大呼曰有

大兵起不出甲子旬罔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罔敗卽甲子旬也
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
中書監卽收斬之于寶以爲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
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
宮闕遂空焉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
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疆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
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逕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
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
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惠帝世杜錢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始
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自謂再宿耳初婢之理年十五六及開冢更

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兩髮兩蹠反向上有男女兩體
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病於是諸王
有僭亂之象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
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太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
下相倣倣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
尾黃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爲也 五年五月枹罕令嚴根妓
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
大兵是時帝承惠皇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逆胡所害
此其徵也

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艸木之異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羞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揚州性亦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于時王敦據上流將欲爲亂是其徵 三年十二月尚書馮謝平妻生女墮地鼻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有口齒都連爲一曾如鼈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有石頭之敗

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陽江寧侯紀妻歿經三日復生

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陽息女可年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太守以爲妖收付獄至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口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今可命爲天下母奏聞卽伏誅并下晉陵誅可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瀆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炙之愈明京都誼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帝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

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爲丈夫

安帝義熙十年無錫人趙末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

義熙中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遂活
義熙末豫章吳平人有二陽道重累生
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

晉書二十九 志第十九 終

晉書二十九 志第十九 終

晉書二十

晉書二十

志第二十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昊歲
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省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稟
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後形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災
害引導休和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爲心
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
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
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蠹政失
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
龔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

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疑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虐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弔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逢交泰而犴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于闕下徙青衣於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况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將亾之國典刑咸弃刑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時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歿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爲倉卒願

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歿也不汗宮掖不爲摠紳驚惋不爲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綱雖設稱爲簡惠仰昭天睠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貊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美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昏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傳曰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知禁則書所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也然則犯黥者皂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贖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弃之舜命臯陶曰五刑有服五

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載事既參倍夏后氏之天王下也則五刑之屬二千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國以五聽察民情左嘉右肺肺一作事均鎔造而五刑之屬猶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司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義廢貢職則討不朝會則誅亂嫡庶則繫變禮刑則放

傳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詰一作詰四方紆宥弘多亂離斯永則所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朴自茲厥後狙詐彌繁武皇帝並以爲往憲猶疑不可經國乃命車騎將軍守尚書令魯公徵求英俊刊律定篇

二云爾漢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光武中興留心庶獄常臨朝聽訟躬決疑事是時承離亂之後法網弛縱罪名既輕無以懲肅梁統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盡四年輕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皆減死罪一等著爲常法自是以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吏民俱失至於不羈臣愚以爲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君人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理務愛人故當爲除害理務亦當爲去亂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除殘去亂也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高帝受命制約令定法律傳之後世可常施行文帝寬惠溫克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舊章天下幾致升平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數興百姓罷

弊豪桀犯禁姦吏美法故設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聰明正
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
天下稱安孝成孝哀承平繼體卽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等
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元一作先帝舊約穿令斷律凡百餘事或不便
於政或不厭人心臣謹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長者傳奏如左伏
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時撥亂博施濟時而反因循季世末節
衰微軌迹誠非所以還初反本據元更始也願陛下宣詔有司悉
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處擇
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無窮天下幸
甚事下三公廷尉議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不可開許統復
上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嚴刑竊謂高
帝以後至於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經傳比方今事非隆刑峻法不

勝至願願得名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意帝令尚書問狀統又
對極言政刑宜改議竟不從及明帝卽位常臨聽訟觀錄洛陽諸
獄帝性旣明察能得下姦故尚書奏決罰近於苛碎至章帝時尚
書陳寵上疏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
故唐堯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災肆赦帝舜命臯陶以五宅三居惟
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誤
乎庶獄陛下卽位率由此義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斷獄者急於
榜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繁於詐欺放濫之文違本離實箠楚爲姦
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爲政也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
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方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
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蕩滌煩苛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廣至德也
帝納寵言決罪行刑終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絕鈇鑕諸酷痛

舊制解祆惡之禁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定于今是後獄法和
平永元六年龍又代郭躬爲廷尉復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
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
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卽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犯罪
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
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
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
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說各駁異刑法繁多宜令
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
千八百合爲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使
百姓改易視聽以大化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寵
抵罪遂寢寵子思忠後復爲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爲決

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賊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
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雖時有蠲革
而舊律繁蕪未經纂集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刪定律令以爲漢
議表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
賞刑之宜允執厥中俾後之人永有鑒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
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
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
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
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
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
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
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

採古今瓌璋之士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左氏云雖有姬姜不棄憔悴雖有絲麻不棄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於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獻帝善之於是舊事存焉是時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實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爲宜復行肉刑漢朝旣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及魏武帝匡輔漢室尚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議以爲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簡一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別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

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下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正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尚之臨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及魏國建陳紀子群時爲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復之使群申其父論羣深陳其便時鍾繇爲相國亦贊成之而奉常王修不同其議魏武帝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於是乃定甲子科犯鈇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魏文帝受禪又議內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時有大女劉朱搗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

殺論未未減死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與廐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官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

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凱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綰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備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弃市而輕枉者相繼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司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

蜀未平又寢其後天下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疑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略恐偈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略律賊律有欺謾詐僞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令景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亾印金布律有毀傷亾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亾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

聞道辭故分爲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鞠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賊律盜律有勃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爲興擅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廐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爲法故別爲之留律秦世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而一元律猶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爲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爲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

以爲驚事律盜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爲償贓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汗瀦或梟菹

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鬪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讐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歐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弃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斷凶強爲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其後正始之間天下無事於是征西將軍夏侯玄河南尹李勝中領軍曹羲尚書丁謐又追議肉刑卒不能決其文甚多不載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母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顓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甸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

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
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
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
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
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
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
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
受辟今女旣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佗族之母此爲元
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
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
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旣醮之婦從
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於是詔改定律令文帝爲晉

王惠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郡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又叔
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
定法律令與太傅鄭冲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
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
權一作雄齊相郭頌騎一死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
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
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賕詐
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衛宮一作至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
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
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
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
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咸臬斬族

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媾爲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武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通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爲郎中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祿賞其詳考差叙輒如詔簡異弟子百人隨才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

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僞請昧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誅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害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

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鬪皆爲賊鬪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爲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爲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鬪鬪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囚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得如此之比皆爲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

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爲強盜不自知亡爲縛守將中有惡言爲恐得不以罪名呵爲呵人以罪名呵爲受賕劫名一作其財爲持質此八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卽不求自與爲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爲盜賊輸入呵受爲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爲擅賦加歐擊之爲戮辱諸如此類皆爲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在聲色奸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

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當爲戲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卽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卽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贓五匹以上弃市卽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歐人教令者與同罪卽令人歐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昇一作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爲公爲私賊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一作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

之上稱輕重於豪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誠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爲勅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財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懼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焉是時侍中盧珽中書侍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有詔從之及劉頌爲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又

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爲盜賊豈况本性奸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曰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爲奸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群惡橫肆爲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士一作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赦復從而赦

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奸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奸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奸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奸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則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爲虛弃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

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誠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爲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爲惡之具此爲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爲奸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願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得奉聖慮行之於今比填溝壑見太平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遠者此非爲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世以時嶮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寬罪人也至今恒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之徒不積且爲惡無具則奸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又不

見省至惠帝之世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頌表陳之曰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恒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爲之準局準局旣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罰所加各有常刑云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于時以嚴詔所譴莫敢據正然內外之意僉謂事輕責重有違于常會五年二月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邪十五處或是始瓦時邪蓋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兼暫出出還

便罷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却問無已臣時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刑獄昔漢氏有盜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杯土何以復加文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八年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讎然後得免考之情理準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搔擾驅馳各競免負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墻之內又卽已滅頻爲詔旨所問主者以詔旨使問頻繁便責尚書不卽案行輒禁止尚書免皆在法

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輩皆爲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崇禮大臣之望臣愚以爲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刑之制按行奏劾應有定準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願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時劉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爲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失法者固以盡理爲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

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
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
文則佞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厭聽之斷輕
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
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
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
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
萬事自非斯格重爲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
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人主執
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爲政
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
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

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
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
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司
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
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
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
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
弃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
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
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
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
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

不滯則事無闕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王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恒所咀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迺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今之奏然後得爲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爲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

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迺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爲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爲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輕重隨意一作隨輕重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爲議則有所開長以爲宜如頌所啓爲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旣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

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已下應復出法駁按隨事以聞也及于江左元帝爲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爲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益羸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爲駁議者若違律

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爲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爲晉王大理考摛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奸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圯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是以明

罰勅法先王所慎自元康已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
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及帝卽位展爲
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令人戶彫
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愚謂宜復古施行
以隆太平之化詔內外通議於是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侍中
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參軍梅陶散騎郎張嶷等議以肉
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主所未曾改也豈
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
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
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
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奸所以當罪今盜
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加一作

刑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
歲以巨計此廼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况行之于政乎若乃惑其
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蹈井愚夫之
不若何取於政哉今大晉中興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滯
義拯百殘之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黔首死而更生至義暢于三
代之際遺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倖造化豈不休哉惑者
乃曰死猶不懲而况於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爲
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爲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
詠爲惡之永痛惡者覩殘刑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
刑以御物顯誠一作誠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尚書薛兼等
議以爲聖上悼殘荒之遺黎傷犯死之繁衆欲行刑以代死刑使
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則率土蒙更生之澤兆庶必懷恩以反化也

今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蔽習翫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刑甘死者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爲允尚書周顛郎曹彥中書郎桓彝等議以爲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竊以爲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化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習惡之徒爲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爲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衆是爲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爲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爲犯輕而致囚此則何異斷刑常人以爲恩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踊貴履賤有

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咸康之世庾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縱疎密自由律令無用矣至安帝元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長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洒湛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人多惇謹圖像旣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爲季末澆僞設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耻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奸况乎黥劓豈能反於善

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弃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
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約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爲
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
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
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